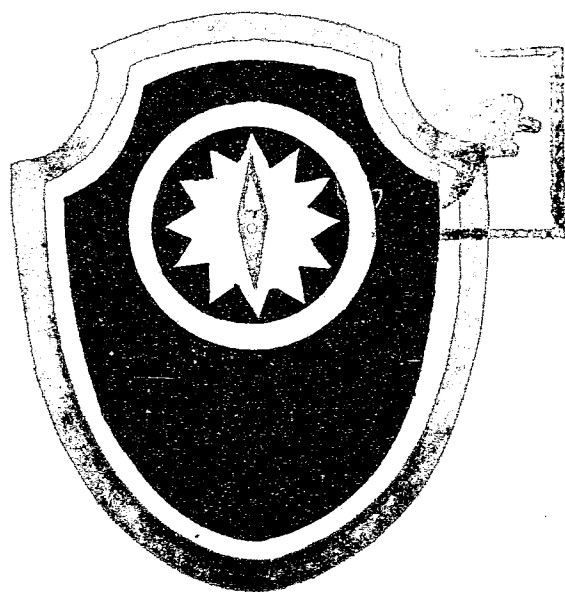


人

友之童兒

新生活故事集

施 揆 文 編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友 之 童 兒

集 事 故 活 生 新

編 文 撰 施



3 0515 4193 0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卷頭語

新生活運動推進到羣衆的生活裏來了。無疑地，這個新鮮的活躍的運動，自會得逐漸地把以前那種陳舊的腐敗的生活攻擊和剷除的。更無疑地昭示著生活上的準則，使羣衆得著一個指迷的南鍼。

在這新生活運動中，我們誰也卸不掉推行的責任。作者自問是一個不甘墮落的青年，很想在這個含有深意的運動中盡一份力量。無如本人能力至薄，未能貢獻給大衆。這是認爲缺憾的。

去年的秋天，作者和岑哥及勵、彬兩弟敘談，便談到這個問題了。結果，我們決定來合寫一冊新生活故事集。想根據著政府頒行的新生活條目，撙拾古人的嘉言懿行，來向大衆演述，作新生活的宣傳，示新生活的模範。

大部份的事實是由岑採集的，本人不過握著禿筆笨拙地記述罷了。再由勵和彬校正和繕寫。這樣的分工合作，經過了六個月，便在新生活運動一週紀念日完成了這一冊小小的故事集。最後更把全稿就正於周佛海顧嶠若兩先生，頗蒙刪正。這是作者所十分感謝的。

全集共有一百二十篇，略分禮、義、廉、恥、食、衣、住、行八類，總計約十五萬言。作者自知本書文字方面，既談不到文藝；而內容方面，又不免掛一漏萬。應請讀者原諒。因為我們弟兄都是個筆耘舌耕的勞動者，沒有更多的時間來修飾和整理。不過推進新生活的心，却和讀者們同樣地熱烈。

末了，我們謹以至誠，希望讀者們努力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之準則

生活須知
整齊清潔
迅速確實
食衣住行
既適衛生
民族復興

禮義廉恥
簡單樸素
共同一致
依此爲據
又合規矩
但看此舉

目
新生活故事集第一冊目次

禮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一
不忘故人	七
把狐假虎威的御者當場正法	三
國王你該走上前來啊	一八
一個明禮的女子	二四
軍中只有將令	二七
唯一的戒愼者	三〇
不避權貴的鐵漢	三五

859.6
628

: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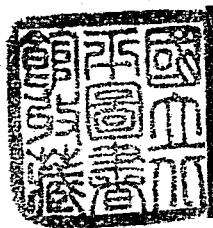
寬	……	三八
今日且談私情明日當論國法	……	四二
死友嗎義士嗎	……	四五
他端坐著好像雞羣鶴立	……	五一
力求上進做一個好人	……	五六
嚴而不殘的獄吏	……	六一
她要割斷機上的經絲	……	六四
鄉老口中的孝子	……	六七
他搶了毒酒想喝	……	七二
我是不怕疫病的	……	七七
你的牛給他射死了	……	八二

十二年後纔知她是個女郎	……	八八
孝親敬長是柳氏的家庭教育	……	九一
地上的雪有一尺多深了	……	九六
和青天白日一般	……	九九

禮

何者爲禮
敬恭是主
守法循理
戒愼將事
和氣肅容
善與人處
孝親敬長
克敦倫紀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沒有管仲幹一番尊周攘夷的事業，那麼我們都要披髮左袵，成爲夷狄了。」這句話是我們中國的大聖人孔子所說的。他們兩人都是春秋時代人，孔子又是言不妄發的，怎會把他頌揚到這種地步？

管仲表字夷吾，生平事業很多。總括起來，好說他是一個標準的政治家，又是個軍事家而兼思想家。至於他的爲人，更富於友誼和進取心，像他這樣偉大的人物，無怪孔子要極口稱道。

1
他具有遠到的見識，和因勢利導的手腕，所以他一得著齊桓公的任用，便察出當時人民的病根。遂大聲疾呼的把國家社會人民所

不可須臾離的四個柱子「禮，義，廉，恥」做行政的目標。他曾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表明國家社會人民都不能缺少這四個字。如果不能把這四個字發揚光大，便有亡國的可能。

他既向民衆推進著「禮、義、廉、恥」四種基本道德，改革國人的心理；更實施著「軌、里、連、鄉」的地方組織，創立後世保甲制度的基礎。他命令國內十家做一軌，十軌做一里，四里做一連，十連做一鄉，使人民可以勸善規過，互助互救。他說：「善治國的人不在建造城池，而在安頓人民；照這樣編制，人民便好不求而約，不召而來，必無流亡之患；並且一切政治可向人民施行，民心都歸向政府。」這真是個治國良法。

他對於治軍，也根據了「軌、里、連、鄉」加以編制。軌長率五人，里司率五十人，連長率二百人，鄉良人率二千人。再由五鄉合成萬人的軍，以帥來統率著。這樣有條不紊，自然如臂使指，可操戰勝攻取的左券了。只要看他把齊國治得既富且強，伐孤竹，驅山戎，責楚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稱霸一時。便可證明他的學識優長。

他好算一個思想家嗎？是的，他在行政治軍以及做人等種種大道理上，有極多的發揮。他對於任何事物簡直看得到，就說得出；說得出，就做得到。他所著管子一書，共有八十六篇，內容充實，確是他給予國家社會的絕大貢獻。可惜現在這部思想豐富的管子，已散失了十篇，只賸七十六篇。但是還足夠後人的體味、研究和取

法。

他的經濟長才，已略如上述。他的感念知友的情緒更從他言行上時時透露著。

他有一位知友名叫鮑叔牙，從小就和他在一起做事的。只因鮑叔牙家境寬餘，管仲家境很困難，差不多管仲常依賴著鮑叔牙。照例他們家境不同，不見得始終如一。可是鮑叔牙很認識管仲的個性和才具，自願盡量地幫助管仲。等到齊桓公得位以後，更力保他做齊相。假使管仲沒有這位熱心的知友，怎有機會來發展他的大才，名顯當世呢？他有了這樣的知友，真是沒世不忘地感激著。常常對人說：「我和叔牙分財，我多取了，他並不責我貪，這是他知道我窮；我所謀的事總是困厄不成，他不笑我愚，這是他也知道我時運

不利；我三戰三走，他不鄙棄我臨陣畏怯，這是他知道我家有老母；唉！生我的人，除了鮑叔牙還有誰呢？」

他這樣時向人家嗟念著鮑叔牙，使人人都知道鮑叔牙的賢名；臨死時還再三向桓公推薦鮑叔牙可繼齊相，以酬知己而利國家，友誼篤厚的程度，也可想見了。

末了，我們再來把他的進取心檢討一下。當他伴著公子糾出奔魯國的時候，屢進忠言不見採用。等到公子糾和桓公爭立而死，他一時很想自裁，以報故主。後來一想人生在世，應當替國家社會做一番大事業，怎可學著匹夫匹婦，空負著昂藏的身手呢？他越想越覺得徒死無益，便打消了死的念頭，一心向上，回到齊國去致力於救國救民的工作。他在齊國，不拘成法，不畏強禦，開闢了政治

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新生命。埋頭苦幹，才完成了他的一生功業。

他的政治觀念，軍事編制，思想學說，交友情誼，以及進取精神，真能當得「不朽」二字。他所提倡的「禮、義、廉、恥」四字，更可以永久做我們律已處世的準則。

不忘故人

「延陵季子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掛人墓！」

這短歌的作意怎樣？延陵季子是甚麼人？讓我一一說來。

他本是春秋時候吳國的王子，名叫季札。兄弟四人，季札年最小。可是他的父親壽夢很愛他的聰明幹練，很想把王位傳給他。他是讀書明理，十分友愛的人，怎肯和哥哥相爭呢？所以在他的父親死後，便決意不做國王，仍由他的大哥諸樊繼任。十三年後，他的大哥死了，國裏的人都要他做國王；他便逃到別的地方去隱居。不料在這幾年中，他的幾個姪兒爭立流血。他聽了更不忍參與國事；後來他被封在延陵——在江蘇省的武進縣一帶——地方，因此人家

叫他是延陵季子。

他既不願在國內發展他的地位，便周遊各國，考察文化政治，聯絡國際友誼。這也是他對於吳國盡力的地方。

中途，他到了一個很小的徐國——在江蘇省銅山縣——徐國的國君，早已知道他是一個賢公子，很恭敬地招待他，季子和徐君一見如故，很談得來。

徐君在談話的時候，發現季札身上所掛的寶劍非常可愛。便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原來寶劍是吳國的特產，別處製造品不及遠甚。何況季札身上的劍，又是劍中的上品。無怪難得見過的徐君要這樣了。

「你的佩劍真好呀！」徐君不禁這樣地讚美著：「可以解下來

給我觀賞一下嗎？」

「可以的！」季札一面說，一面便把劍解下來遞給他看。

徐君接劍在手，細看玲瓏的劍柄和鑲嵌精巧的劍鞘，已覺珠光寶氣，非常名貴，非常可愛。再把那劍鋒抽出來一看，只見晶瑩如水，寒氣逼人，心想吳鉤名劍，原來有這樣的特色。他便拿在手裏反覆把玩，大有不忍釋手的光景。

「好劍！……好劍！……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寶劍。……真可愛！……」他一面看著手裏的劍，一面這樣讚歎著，一會更看看自己身上的佩劍，不覺自愧不如。

他這樣的玩著讚著，差不多忘記了身旁的季札。季札是多麼聰明的人，那有察看不出徐君心理的道理？便想徐君既是這樣愛這把

劍，我便送給他吧。

季札正想啟口，一轉念想到自己還要到齊魯等大國去，如何可以缺少一柄佩劍，不要給那些大國的君臣們恥笑我是不明禮貌嗎？不能送給他的，因為不但有礙自己的觀瞻，還恐怕有辱國體。

「那麼怎可以安慰徐君愛劍的心理呢？」季札的思路又打了一個盤旋，接著又想：「我在周遊各國以後，在歸途中回到這裏，解劍相贈罷。」

他這時已把佩劍默許給徐君了。同時徐君雖愛寶劍，也不敢向他作非分的要求。祇好把劍玩賞了一會仍還給了他。

在別離時，徐君依依相送，更給予他一個贈劍的決心。可是兩方面都沒談起一個「劍」字。

幾年以後，季札把當時北方的幾個國家都走遍了，他就整裝回吳。誠信待人的季札，便取道徐國，再訪徐君。

不料他一到徐國，就得一個悲哀的消息，使他的心靈上刻著很深的創痕，激起無限的慘痛。甚麼事呢？原來徐君早已死了。

「唉！我錯了！我太對不起我的好友。」季札這樣悲痛地自責著。並且立即找人同他到徐君的墓上去，親行弔禮。他洒了一會淚，便從身上解下那口曾經徐君玩賞過的佩劍，掛在墓前樹枝上。

「他已經死了！你把劍掛在樹上有甚麼用呢？」有一個人勸阻他。

「是呀！我深悔未能當時把劍贈送給他。」季札十分傷心地說：

「不過，我在當時已心許了他，我不能因他死了，便不實踐！」

人。

季札感慨不盡地去了。後人便作了上面的短歌，詠歎他不忘故

把狐假虎威的御者當場正法

這是多麼盛大威武的情勢啊！整個的雞澤——河北省的雞澤縣地方，給各國的軍隊分佈著。他們這樣的整齊嚴肅，預備作戰嗎？不是！這是晉悼公正在那裏和各國國君會盟。

原來春秋時候的晉國，自從文公稱霸以後，便成了當時諸侯的重心，可以把領袖的地位號召諸侯。那些諸侯也都給他的威權所懾服，不敢不從。這悼公很勵精圖治，福國利民，也很想整軍經武，效文公重爲各國的盟主。他便帶了無數軍隊到雞澤去誇示軍容，並且傳集各國國君到這裏來會合。他以爲不這樣，便不足顯示自己的尊嚴和晉國的富強。

在規定的日期前，大小各國的國君、侍從和兵士都到了。誰不把晉國人當天神般看待。因此晉國人不免生了一種驕傲的神氣。尤其是悼公的弟弟揚干，自以爲是國王的親兄弟，擺著目空一切的架子，在各國軍隊的列陣中，不管紀律怎樣整飭，總是坐著大號馬車東西馳騁。不論本國人和別國人，雖覺他太無紀律，但是誰敢當面批駁他或是阻止他！

天下事真難逆料。別人雖奈何揚干不得，可是晉軍中一位正直無私的軍司馬魏絳却不肯放過這件事。他以爲揚干的權勢雖高，但是確已犯了軍法；自己的職位雖低，但是負有整頓軍紀的責任，決不能任他這樣胡行。因爲揚干不但擾亂軍紀，並且有辱國體，怎可徇私不究？

他決心懲戒揚干，以肅軍紀，又恐怕有礙悼公的面子。想了一會，便叫手下執法的兵士——等於現在的憲兵——把揚干御車的僕人拘來，在千軍萬馬中親自監斬，並且宣佈他恃主違法的罪狀。

這一來，各國的官佐士兵都很驚服。可是揚干却氣憤極了。便去告訴悼公，說魏絳目中無人。悼公聽了他的弟弟一面之辭，不覺大怒，便傳令捉拿魏絳來，要處以死刑。

「國王！你不必這樣動怒。」悼公手下賢臣羊舌赤覺得魏絳不顧私情，主持正義，不應受刑，便向悼公進言：「我看魏絳必定另有理由，停一會他一定要來解釋的。」

羊舌赤話才說完，魏絳已親來陳述揚干的過失和親斬御者的苦心。他把一切理由解釋了，立即走了開去，拔出劍來，就要自殺。

幸有張老和士魴兩人眼快，立即上前救了下來。

於是他們三個人聯合着向悼公力爭魏絳的忠心，應加獎勵。悼公究竟是個英明的國王，這時也覺悟魏絳的公正，和揚干的非法，隨手下令免使魏絳受刑，並且喚魏絳去問話。

「你怎麼可不得我的同意，便把揚干的御車人殺死？」悼公說：「這確是我的不是，甘受死刑。」魏絳說：「不過，這次會合諸侯是國家的隆重典禮，應當注意着『武』字和『敬』字。假使我們的軍隊中，有人任意犯法，便算不得威武；有人犯了法而不依法嚴懲，便算不得恭敬，我覺主公叫我做這司馬，是要我執掌軍法，使大家嚴守紀律的，我不敢徇私舞弊，瀆職誤公，使晉國的君臣上下受着不武不敬的恥辱，所以把個狐假虎威的御者當場正法。至於其他的

事情，便不是我所能顧及的。」

悼公聽了這一番話，仔細一想，才知道他確是忠正的賢臣。就把他升了一級，後來更一步步把他擢升，佐理國政。魏絳也能不負悼公的期望，始終以「忠正」自處，輔導着悼公完成了和戎，修政，息民等不少的偉大事業。

國王你該走上前來啊

在禁衛森嚴的王宮門前，有一個文士模樣的人走來，要求看門的衛兵進去通報國王，叫他出來一見。衛兵進去了一會兒，走出來對他說：「你要見國王，讓我來同你進去吧！」那人聽了衛兵的話，鼻子裏哼了一聲，很不願意地隨了衛兵進去。

他是誰？竟有這樣的氣概！他要見的國王又是誰？

他姓顏、名觸，是齊國一個平民，也是一個有道德有學問的文士。他想教訓國王一番，所以特來求見。他所要見的便是當時的齊宣王。

他傲岸地走進去，打了幾個轉彎，走到一所宮殿前面，瞥眼看

見一個朱衣華袞的國王，正尊嚴地端坐在寶座上，兩旁站立着幾對手執斧鉞的武士，十分威武！顏觸的脚步忽停了下來，站着不動，只把眼光向上望着。

「先生！上面坐着的就是國王！你何不上前行禮？」衛兵催促着他，他仍兀立不動。

「你就叫顏觸嗎？走上前來！」宣王見他立定了好久，便招呼他。

「你就是我們齊國的國王嗎？你該走上前來！」顏觸毫不客氣地套着宣王的語調說：

養尊處優，慣受奉承的宣王有些動怒了。於是宣王左右的人開口責備顏觸：「你說甚麼？國王是一國的主人，你不過是一個小百

姓。國王要你走上前來，你反喚國王走到你的前面去，你太不恭敬了！」

「你們懂得什麼？」顏觸說：「你們要知道我走到王的前面，是我趨炎慕勢。王走到我的面前，是顯出王的敬重賢士。你們使我做趨炎慕勢的人，不如使王做一個敬重賢士的人，來得正大光明。」

這時宣王怒極了。便問他道：「我要問你，王和士那一個尊貴？」

「當然是賢士尊貴！」顏觸斷然地回答他：「國王有甚麼可貴？」

「你這話怎樣講？也有一個理由嗎？」宣王忍着氣詰問他：

「有！」顏觸更神氣地說：「以前秦國來伐齊國，秦王曾下令如果有人走過魯國，敢在離開柳下季——就是魯國的賢士展禽又叫柳

下惠——的坟墓五十步之內樵柴的，定要處以死刑。又有一個令說有人能得着齊王的頭顱，便封萬戶侯，賞金千鎰——約二萬四千兩——從這一點看來，不是一個生王的頭，還不及一個已死賢士的坟墓嗎？」

「我錯了！我錯了！」宣王聽了這一席話，立即覺悟過來，走上前去，請他上座。並且和言悅色地這樣說：「我方才冒犯先生，請勿見怪。我現在希望你常住在宮中，我一定使你食有牛羊，出入有車馬，你的妻子，有美麗的衣服，行不行？」

「這許多在我却並不需要！」顏觸說：「因為山中的玉給人們探取出山，琢成玉器，果然寶貴，但是已失了玉的天真。草野士人給王公們引進了，授以爵祿，自然顯達，但是已失了士的本來面目。」

我但願每天早睡早起當做富。不犯甚麼刑法當做貴，肚子餓了才吃飯當做吃肉，慢慢兒步行當做坐車。這樣的在鄉間清淨度日，我行我素，陶養我的性情。」

他說完了這話，覺得宣王受了一番教訓，自己的目的已達，便向宣王告辭了，揚長而去。這一來，齊宣王覺得他真是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士。站在那裏目送他遠去了，還呆若木雞般立着。

這是他給予齊宣王的一次教訓，在以前他還有一段故事。

齊王在沿海一帶遨遊着，很是快樂，留連了六個月還不想回到國都裏去。並且下了一個令，說是：「那一個敢說回去的，便治他死刑！」因此左右沒有一個人敢勸他回去。顏觸却冒死進言。

「大王在這裏樂於治海，不高興回去治國，當然是你的主權；不過我要問大王，如果另有治國的人出來了，你還能在這裏逍遙自在不成？」

這幾句強有力的話，打入了齊王的心坎，立刻下令回國。

我們從這兩件事看來，可以認識了顏觸不諂不屈的高尙人格。

一個明禮的女子

我們提起了婦女的德行，那麼春秋時候的敬姜，便是一位代表人物。她是魯國公父文伯的母親，季康子——魯國的上卿——的從祖叔母。只因她的丈夫穆伯早死，所以一切治家，教子等事，都要她親自去做。她竟能辦理得非常得當。在公父文伯做官的時候，還受過她一次嚴重訓斥，可見得她的教子有方了。

公父文伯從官署中回到家裏，看見母親正在績麻，便向她說：「母親！你還要這樣操勞？像我們的家世，主母還績麻，——人家不要說我不孝嗎？」

「唉！魯國要亡了嗎？竟使你這般無知識的人做官！」敬姜憂

形於色地歎著：「我現在向你說，你要知道，人們能勞動就會生善心，貪安逸就會生惡心。所以公卿大夫以及平民都有一定的職務，應當努力做去。女子也有主持家政和紡績等的工作，怎可貪安逸而一事不做呢？——我常常憂慮着不能保守固有的家聲，你倒反怪我續麻嗎？我恐怕你的父親穆伯要絕嗣哩！」

我們從這一點看來，可以證明敬姜的勤於治家和教子。可是她注重「禮節」，更是難能可貴。

有一天，她到季氏家去，在大廳上遇著季康子。季康子上前和她說話，她置之不答，只是向裏面走。季康子便隨着進去；不料她走到中門口，竟一直走了進去，似乎沒有看見一般。後來季康子問她有沒有得罪的地方。

「我有我的意見。」她對季康子說：「外廳是辦理政事的尊嚴地方，內廳是處理家務的地方，我是婦女，怎可和你在大廳上叙談家常？」

從此以後，不但季康子知道她是非禮勿言的，就是當時的士大夫都認為她深知禮節。

她在接見季康子的時候，常是站在內室的門內和他講話。季康子也就站在門外和這位注意禮節的長親答話，大家都不走過那條門檻。

中國的大聖人孔子聽了，讚她說：「這個女子可說是明禮的了。」

軍中只有將令

匈奴在漢朝時候真是地廣——包括着內外蒙古——兵強，成了漢族的唯一大患。在漢文帝二年，他們竟用全力來侵略邊疆。

那時的國都在長安——陝西省的省會——當然非常危險。漢文帝不得不調兵遣將，先事預防。當時便分發了三路軍隊：第一路派劉禮領兵屯霸上——在陝西省長安縣南——，第二路派徐厲領兵屯棘門——在陝西省咸陽縣北——，第三路派周亞夫領兵屯細柳——在陝西省咸陽縣西南。

漢文帝爲整飭國防起見，親自到各地去巡視。先到霸上，劉禮早已預備著迎接。漢文帝便直馳入營，覺得旗幟鮮明，刀槍耀目，

軍容甚盛。接着巡視棘門，徐厲也盛飾兵陣竭誠迎送，最後方到細柳來巡視。

漢文帝的先驅已到，看見營門外的將士，個個披甲持刀，想入內通報，可是給那些守門的將士們拒絕。

「皇帝快要到了！你們怎敢阻止我入內？」那人傲慢地說：

「我們主將有令。」守門的一個兵士說：「軍中只有服從將令，不受其他命令的。我們怎敢不守軍紀，違背將令？」

漢文帝到了，見營門外軍禁森嚴，如臨大敵，休想入內，不覺怔了一怔。沒奈何只得派人捧了指揮軍隊的符節，入內傳達意旨。

周亞夫纔傳令開放營門，但並不出迎。

營門開了，漢文帝等一行人正想鞭馬進去；守門的將官又攔阻

道：「主將有令，軍中不得馳驅！」漢文帝只得放寬了馬繮，徐行入內。看見周亞夫執着軍器站在那裏，鞠了一個躬，並且說：「甲冑在身，不能拜迎，請以軍禮相見！」

漢文帝立即動容答禮。巡視之下，更發現將士們操演的仍在操演，休息的依然休息，都依着軍令，絕不驚擾或怠惰。使漢文帝的心目中深刻著軍紀嚴肅，精神飽滿的觀感。

漢文帝等出營以後，一般侍從的人都心有餘悸。漢文帝却極口讚歎著：「周亞夫真是一位大將！有這樣的將軍，才有這樣嚴守紀律的兵士。霸上棘門的軍隊可說是兒戲了。」

唯一的戒慎者

漢朝的張安世確是一個謹慎的人物。

他青年時候，在政府裏做「給事尚書」，就非常勤謹。對於自己的職務做得十分認真，遇到了休沐例假，人家都出去游散，他仍是坐在辦公地方，繼續做他所應做的事，不會乘了假期，出去遊玩。

那一年，漢武帝帶了許多隨從的官員和兵士們到河東——山西省內黃河以東——去巡行，張安世也是隨員之一。不料到了河東，才發現遺失了三箱書籍，想來是在舟車上下的時候遺失了。武帝知道了，便查問這三只箱中，是些甚麼書籍，有沒有名貴的書籍在裏

面？但是這個問題真使人無從回答。大家都面面相望，不能作答。

這位謹慎小心，到處留心的張安世便上前陳說。他把每箱裏的書名，詳細地說了出來，這一來頓使武帝和其他官員驚奇起來。

「你怎會知道得這樣詳細？」武帝很欣慰地問他。

「我在出發前曾把各箱書籍審視過一遍。」張安世恭敬地回答：「所以我現在還能記憶！」

武帝一想，這個人又謹慎，又強記，是不可多得的才具。便把他升做「尚書令」。後來他又得着大將軍霍光的保荐，說他是志行篤純，做了右將軍。他的官職愈高，他的謹慎辦事的程度也愈高。因此到了昭帝——武帝的兒子——即位以後，他便高居相位，輔助國

政。

他在這個時期，以爲自己的一言一行，關係國家的大局；所以在事先必經過多次的考慮，事後更嚴守祕密。他一天所做的事，無論至親好友，或家人婦子，都無從知道的。每逢政府有重大事件，當然他是參加工作的。可是他在決定辦法之後，總是告了病假，在家裏休養。等到政府裏把這事公佈施行，他才假裝不知地還使人到相府去探問，以示並未與聞。他這樣的審慎周密，深自韜晦，無怪滿朝大臣，都不知道他對於那件事曾下主張的了。

他對於用人問題，不用說是極端地慎重的。必定要經過長期的觀察，覺得那人可靠而能勝任的，才敢引用。決沒有一個毫無可取的人，來請託他而得官職的；也沒有根據著親疏關係而定去取的。

同時他更不肯把引荐的功勞自居，所以有人給他引進了，還不知道是他的力量。

在他所荐的許多人中間，有一個人知道了是他所成全的，便誠意地向他道謝。他非但不喜歡，不承認，並且很不贊成他的來意。

「就是我舉你去做官，也不過是替國家找一個做事的人，這也值得你來謝我嗎？難道我希望你來謝我而荐舉你的嗎？」他對那人說。

那人赧赧地去了。張安世覺得那人太卑鄙，便和他斷絕來往。

在一個散值的時候，許多官吏們在那裏閒談，有一個「郎官」不平地對人家說自己怎樣努力，怎樣有功，爲甚麼不得升官！

「是的！你的功績確是不小！」張安世聽到那個郎官的怨言，想

到他確有升擢的可能，便上前安慰他：「不過官員的升降，中央自有權衡；似乎我們不能隨口怨望。——也許中央不久就會升你的官！」

那個郎官果然不久遷升。心裏也明白定是張安世推薦的結果；但是不敢向他道謝，只得暗暗地在心上感激他。並且和同僚的人讚歎道：「張安世真是唯一的戒愼者！」

不避權貴的鐵漢

在君權發達，民意被逼的時代，那裏容得著正人君子盡量發表政見？無怪漢朝公正無私，清介剛直的蓋寬饒要不免於當時了。

他官居司隸校尉，平時嫉惡如仇，知無不言，確是一個不避權貴的鐵漢。那一年，他看到政府專講刑法，任用中書官——太監們——便向政府發表政見說：「現在聖道不行，學術不明，怎可把小人作大臣，把法律作詩書？」這一來，許多小人都借端中傷他，說他是「大逆不道。」這位能言敢諫的蓋寬饒便被誣下獄。因忠被謗，不勝忿恨，拔刀自刎而死。

他雖死了。可是他那言不妄發的精神還留存在後人的腦子裏。

還記得有一次，平恩侯許伯——皇帝的內親——請他和許多大官一同喝酒，並且很懇懇地勸酒。

「請你不要多給酒我喝！」蓋寬饒阻止著許伯替他斟酒說：「我是很狂的，恐怕酒醉以後更要口發狂言得罪各位。」

「哈！哈！」座上的魏其侯笑著說：「你醒的時候已很狂了。」這席話就可證明他是不畏權貴，慣發議論的人了。

在許伯新遷入侯府裏去的時候，凡丞相以下，一切官員都去道賀，都說著吉利祝頌的話。蓋寬饒到了，卻非但不和別人一般的說好話，並且不顧忌諱地看著富麗堂皇的房子嗟嘆。

「華美固然華美極了！」蓋寬饒竟向許伯進言：「不過富貴無常，變遷很多，我想這座屋子的主人更換已多次了。只有謹慎小心

的人才能久居。我希望你能夠居安思危，常常警戒！」

這種金科玉律的訓話，不是他誰能說得出？許伯惟有恭敬地接受。那些一意奉迎的官員們，都爲之失色。

寬

這一個「寬」字，那一個人能夠在待人接物上努力做去？恐怕除了漢朝的劉寬能夠名副其實以外，找不到第二個人。我們來談談他寬厚的故事。

那天劉寬爲著一件事情，駕了牛車到一個地方去。不料有一個莽夫，從前面東張西望的走來。一眼看見了劉寬拉車的牛，他好像發見了甚麼似的，便奔過來仔細地看。

「角是彎的，尾是禿的，身體不肥不瘦，這隻牛怎麼和我失掉的牛一般無二呢？」那個莽夫自言自語的說著：「不錯！是我的牛了。」

劉寬坐在車上很鎮靜的看著，既不動怒，也不發言。

「朋友！這是我牛，方才失掉的，給我牽回去吧！」

「你沒有認錯嗎？你牽回去吧！不過你假使發現了錯誤，煩你仍把牠送到那個村上，劉寬家裏去！」

劉寬神氣自若地說完了話，便走下車來，拉著空車步行回家。

不久，那個莽夫，又把牛送還了，並且向他叩頭服罪道：「先生！對不起！剛才冒犯先生！我自己的牛已有人送到我家！我不該把先生的牛當做自己的牛，現在送上，請你隨便責罰罷！」

「這是沒有關係的！」劉寬一面說一面扶他起立：「相同的東西是很多的，錯誤的事情也在所不免，承你的情，牽牛還我，便完事了，何必謝我！」

那個莽夫低著頭紅著臉去了。劉寬的「寬」，也傳爲美談。

他的「寬」還不止此。他後來做了南陽地方的太守，仍舊實行他的「寬」，用「寬」來辦理政治。不論屬吏或百姓有了過失，他絕對不肯用鞭笞等重刑。他只用蒲鞭責打，一面表示恥辱，一面用好言訓誡。可是那些受責的人，覺得這種輕罰，比重責都恥辱。因此互相策勵，沒有人肯作奸犯科，來嘗他的蒲鞭滋味。

他這樣的以「寬」待人，人家並不因爲他的「寬」而輕視他，反覺得他寬厚的偉大。旁人有了不對的地方，他總說是自己的不好；自己有了甚麼值得稱頌的功績，他總說是旁人的美德。人家見他這樣的厚人薄己，寬得很有法度，都很尊敬愛護。

我們再講他一件笑話。他的夫人見他無論在甚麼時候，總是和

寬言悅色，寬而不迫；從不曾見過他疾言厲色。便想趁一個機會試他一試。

一天，他已衣冠端正，準備出去辦公。他的夫人便叫一個婢女捧了一碗肉湯，從他的身旁走過去，潑在他衣服上。

「這樣他定要發怒了！」他的夫人這樣想：那婢女也有些戰慄。

「你燙傷了手沒有？」劉寬仍舊神色不變地去慰問那個婢女。似乎他已忘記了衣上的污痕。

從容不迫，性度寬宏，劉寬的「寬」，真是名副其實。

今日且談私情明日當論國法

東漢蘇章做冀州——在河北省柏鄉縣一帶——刺史的時候，接到多件控告清河太守貪贓的狀況。不禁暗暗地想：

「他不是我的故人嗎？怎可做出這種不正當的犯法行為？——

不過他既犯了國法，我却不能徇私寬縱，破壞尊嚴的法令？」

他考慮了一會，便決定親自去查訪這案子。清河地方上的人，這時便引起了兩種揣測：

「賢良方正的蘇章來了，一定可替我清河縣出一口氣。」一部份人說：

「唉！蘇章不是和這貪贓官有交誼的嗎？這次難保不庇護這贓

官」別一部份說：

蘇章到了清河縣，並不立即傳問這件事，先在寓所備一席酒，請他的故人——犯贓案的清河太守——來叙舊。他的故人，起初很担心，現在聽得蘇章先來請酒，才放寬了心，很高興地前去相會。

席間，蘇章非常懇懇地勸酒，非常懇切地叙著別情，非常愉快地談笑，絕不提及查案的事情，他的故人那得不喜形于色？

「別人的頭上只頂一個天，現在我有你這樣的愛護我，好說是頭上頂兩個天了。我很感激……」他的故人得意忘形地說著：

「你別誤會！」蘇章不等他說完就插了這一句，並且說：「今天我蘇孺文和你飲酒叙舊是盡我的私情；明天我履行冀州刺史審案的任務，是國家的公法；你別誤會！」

他說完了這話，依舊勸酒，話舊，笑談，可是他的故人已不像以前那樣的欣喜了。

明天，他果然把這件案子審明白，把他的故人毫不留情地判了應得的罪，於是民間的議論都一致地讚歎他「公正廉明」。整個冀州的吏治都整肅起來了。他更發揚光大他除惡扶善的宗旨，幹了不少摧折權豪和嘉惠民衆的工作。

死友嗎義士嗎

山陽——現在河南的修武縣——的范式和汝南——現在河南的汝南縣——的張劭是很好的同學，他們同在太學裏讀書，品格和道德是不相上下的。

有一天，他們都向太學裏師友們辭別了回家去。師生間，同學間，不免起了別離的感慨。

臨歧握別，這是多麼痛苦的事！何況是相聚多年，情投意合的至友！他們這時回想到共同研究的樂趣和互相愛好的情感彼此有些依依不捨。

「我們今天要離別了！不知道何日再能聚首！」張劭握著范式

的手說：

「我也這般想！」范式回答著：「不過後會有期。——在二年後我親自到府來拜訪。一面可以拜見你的堂上，一面還可以看看你的孩子。這樣好嗎？」

「那真好極了！」張勛很欣喜地說：「那麼你在二年後的幾月幾日來呢？」

「日期嗎？確是要預定的。」范式沉吟著：「我想就是二年後的今日吧！」

「……………」
「……………」

迷惘地，惆悵地，他們話別多時，終究分途走了。但是兩下的

心裏仍是依戀著。

二年後的會期將到，張劭把這一件事告訴他的母親，商量款待范式的方法。

「你和他別了兩年，並且相隔千里，你怎能知道他一定能夠來呢？」張劭的母親說：

「不會失約，他是信士，一定如期來的！」張劭向母親鄭重地說：

「既然這樣，我當先替你做些酒，免得臨時慢客。」他的母親允許了。

「到了那天，范式果真來了。登堂拜母，握手言歡，一傾兩年來的積愆，十分愉快。張劭的母親很是驚奇，讚歎不盡。午飯時，

張劭便拿出新做的酒，特宰的雞，和家常的黍飯留范式聚餐。他們能心心相印，如期暢敘，真是其樂無極。

不幸得很！這次別後不多時，張劭生起病來了，並且很沉重。

有一天，張劭的同鄉朋友鄧君章和殷子徵來慰問。他長歎道：「我這樣死却没有甚麼遺恨！只恨不能見我的『死友』一面」。

「我和君章待你不差！難道還不算是你的死友嗎？」殷子徵這樣詰問他。

「你們兩人確是我的生友！只有山陽的范式真是我的死友。」

張劭嗚咽著說：

張劭死了！他臨死時還記念著范式。范式的品格，和待友的信實也可想而知！事情還不止這樣簡單！尙有一段神話般的故事，更

顯出兩人的神交。

據說張劭死的那一夜，范式夢見張劭來向他說：「我現在已死了！在幾月幾日安葬，從此和你永別了！」范式醒來十分悲痛，便趕往汝南去弔他。

在安葬那天，柩已發引了。可是到了半途，柩不肯進。他的母親哭道：「你難道還等待甚麼嗎？」話沒說完，范式已駕着素車白馬號哭而來。

「我和你前次一別，不料便生死異路！」范式哭着說，一面引柩前進去安葬。

從這一個故事看來，范式的對待張劭真仁至義盡了。現在再講他另一件待朋友的事。

隔了幾年，范式重到首都——在洛陽——去。有一個陳平子——是長沙人——染了急病快要死了。他臨死對妻子說：「我聽說山陽范式，是個義士，確可以把後事託他。我死了，你可以把我的柩埋在他住處的門前」。說着，又寫了一紙遺書給范式，不久他便死了。

這時范式，適有遠行，回來後知道了，萬分悲痛。他便向垓拜哭，護持陳平子的妻子，並且親自送葬到臨湘，安排好後事，才哭別而去。這事竟震驚全長沙的人士，沒有人不歌頌他待朋友的「義薄雲天」。

唉！東漢有這樣一個以信義待人，死生不渝的范式。我們景仰之餘，難道就不能急起直追，竟任他有後無來者之感嗎？

他端坐好像着雞羣鶴立

一陣大雨打來，田野間好似受了一度洗禮。

正在耕作的農夫們經不起雨絲風片不斷地侵襲，逼得他們站立不住，只得曳着農具，東張西望，尋一個臨時的安身地方。

前不靠村，後不近舍，他們到甚麼地方去暫避呢？僥倖得很，在大路旁邊，有幾十棵濃蔭密葉的大樹，映進他們的眼簾。於是他們便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都向着這幾十棵大樹奔來。

這是一個絕好的避雨處所，風雨都給樹葉擋住了。沿着樹根的四週，都是乾淨土，並沒有受着風雨的蹂躪。他們快樂極了，便絕不躊躇地佔據起來。有的橫躺在地上；有的斜倚着樹根；有的互相

枕藉着；當然這是農夫們的本來面目，他們根本不知道甚麼雅觀不雅觀。

「奇了！他是甚麼人？明明也是農夫打扮，怎麼他會與衆不同的十分恭敬地端坐著？他這樣的雞羣鶴立，真是可敬可佩！」有一個衣冠端正，道貌岸然的儒者在風雨中很幽閒地走來，看見許多坐臥不正的農夫中有一個四十多歲特異的農夫，便私自驚奇起來。他覺得這個農夫確是不可多得，便走上前一步，和他談話。

「尊姓！」那儒者很莊重很誠懇地問他：

「我姓茅名容，字季偉。」那個四十多歲的農夫也很客氣的回答著：並且還問他：「先生！尊姓大名，也要請教。」

「我姓郭名泰，字林宗。今天路過這裏，多多驚動！」儒者

說：

提起了「郭林宗」三字，後代的人尙且知道他是東漢時代一位有道德的儒者。何況名重當時，誰不景仰，無怪茅容要改容相見。

他們兩個立談一會，天色將晚，雨也止了，田野間增添不少景色。郭林宗要求到他的家裏去借宿一宵。茅容當然極願招待，便在前領導，邀林宗到自己家裏去。林宗經過了一度的觀察，覺得茅容雖沒有讀書，但是整理家務，孝養老母，已夠人佩服。

明天，茅容起身招待林宗進了早膳。聚談了一會，茅容便去預備午飯請客，林宗在一旁觀察他的行動。

「太客氣了！他還殺雞待我！」林宗見他親自殺雞，搗毛，洗滌，烹煮，不禁自言自語的這樣想：「他和我竟一見如故，竭誠相

待，真是一位有道之士。我能遇見他，很是榮幸！」

午膳時茅容便請林宗上座，自己在下座相陪，舉箸了，林宗一看菜肴，只有蘿蔔鹹菜，四樣蔬菜。

「雞呢！」林宗覺得理想中的飯菜怎麼不擺在桌上，便私自詫異起來：「他明明已經烹煮好了，怎麼不拿出來待客？」

林宗一面吃飯，一面把眼睛四下探望，想找一個答案。只看見屋角茅母的桌上，却有一碗雞。

原來他殺的雞，是給母親吃的，自己仍舊用粗劣的菜蔬和我一同吃飯，真可敬佩。」這時郭林宗把茅容敬佩得五體投地。

午飯完了，林宗很鄭重地對他說：「你的孝行真好極了！你能這樣的孝親待客，我萬萬不如。你真是我的良友！」說着便向他行

禮道謝。茅容聽了他的話，又感激又惶恐，便誠摯地請他指教。兩人心裏都發出互相敬愛的情緒，互相尊重到極點。

「求學」這兩個字是郭林宗對於茅容的臨別贈言。茅容怎肯辜負林宗的美意！結果，茅容便成一位力學不倦，道德高尚的學者。

力求上進做一個好人

「我們到陳仲弓那裏去，請他判斷誰是誰非。」甲說：

「這樣小的事，就各不相讓的爭論不休，給陳先生知道了，就是不當面責備我們，我們也置身無地了！」乙說：

「我寧可到官廳去受重的刑罰，我實在不願意給陳先生說一聲『不好』！我就向你們服罪，不要同到陳先生那裏去罷。」丙說：

一件天大的事，本來爭論到要用武的地步。怎麼一提到「陳仲弓」三字，就能心平氣和，大事化成無事呢？

說起陳仲弓的出身，並不是世家大族，却是很窮苦的。不過他的品格與衆不同，自小和旁的兒童遊戲時候，就給許多小朋友尊爲

和平公正的領導者。旁的兒童有了爭執，只要他一句話，大家便言歸於好了。所以他小時候就給父老們所重視。

他曾經做過「縣吏」「亭長」後來又做過「太邱長」，因此有人尊稱他是陳太邱。他說話做事，總是牢守禮法，明白事理，判斷是非，毫髮不爽的。他所到的地方，沒有人不尊重他的公允寬厚，也沒有人不敬畏他的明察善斷。到處受人歡迎。

他生在漢末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的時代，深覺在這世事日非，黑白混淆的時候，不是自己得志行道的時候，不如感化一鄉一郡的好。因此他便不就官職，退居鄉里。他在家鄉以身作則，專用恩德化導鄉里。鄰近鄉民發生了爭論，常常到他家裏來請求判斷。他便秉公批判，還用好話勸慰，沒有一方面不給他感動而心悅誠服的。

到後來，遠道的人都很信服地來請他判決爭端，簡直把他當做正直無私的法官。最後衆人的心理又改變了，覺得爲著一件事要鬧到他那裏去，是極不名譽極無意識的。他們只要一提起陳仲弓，便相推相讓不敢爭論。

上面的一段故事是他平居化俗的大概，現在再講述他的一件有趣的軼事。

有一天晚上。一個竊賊爬在他家梁上，想候他們睡熟了偷些東西。他已知道了，就把他的兒孫以及家裏的人喚來。那個賊，以爲一定是來合力捕他了；只得伏在梁上發抖。

家裏的人都來了，站在他的面前不動。他很鄭重地告誡他們：「人們生在社會上，應力求上進，修身律己，做一個好人！要

知道一個給人唾罵的惡人，也並不是生來就惡的，因為他不學好，不上進，一步步養成的。梁上的那個人，便是一個榜樣。你們看著吧！」他一面說，一面把手指著梁上的竊賊。

那個竊賊伏在梁上，始而恐懼萬分，繼而天良發現，激起了羞惡之心，不知不覺地從梁上下來，向著陳寔（仲弓）請罪。

「我看你的面貌並不像惡人！」陳寔熟視著他說：

那人的顏面紅了，頭不期然而然的低了下去。

「唉！」陳寔接著說：「我勸你應當努力改過，還可以成一個鄉里良民，現在我知道你是給貧窮逼迫著才做出這種卑劣的行爲，這裏我給你二疋絹，你好好去吧！」

那人感愧交併，千恩萬謝地去了。自此以後，全縣沒有盜賊的

案件發生。這是陳寔費了一疋絹換來的酬報！

嚴而不殘的獄吏

「雋不疑真不是我所能及到的！」西漢時候的京兆尹趙廣漢常稱讚著前任的京兆尹雋不疑：「我對於禁遏奸邪的工作，不論吏民方面，朝廷方面都有不到之處，那裏及得上他？」

雋不疑確是個進退以禮，名重朝廷的人物，很能夠以身作則，使一般人敬佩他的風格；又能摘奸發伏，使一般人怕懼他的威嚴，誰不讚他是一個「嚴而不殘」的好官？

有一次，有一個人，姓成名方遂，自稱是以前逃亡在外的衛太子。竟穿著帝王的衣服，想和那時的昭帝爭帝位，弄得滿朝的公卿將軍都手足無措。雋不疑一到，便叫手下的人縛起來，送入獄中。

人家都說不可妄動。他說：「他就是背著先帝而出亡的衛太子，也有應得的罪。何況其中有詐。」偵查之下，遽然發覺這事的黑幕，於是衆人都佩服他的識見過人。

他果然可敬，但是他的母親尤可敬佩，或許他的成就，便是母教的收穫。在他做京兆尹的時候，每逢到各縣去審查罪犯回來，他的母親必定要照例問一句：「你這一次有沒有申雪到幾件冤屈的案子？」

「有！有好幾件！」有時雋不疑很高興很誠敬地對她說。她便笑逐顏開，無論說話飲食都有興致了。

如果有時雋不疑回來了，對她說並沒有甚麼平反的案子。那麼她必以為自己的兒子審案不精細而發怒。甚至竟氣憤憤不飲不食。

這不過是她教子的一例。她督促教導雋不疑的地方真多著呢。雋不疑能審慎治獄，嚴謹做事，成爲一個可做後世模範的「嚴而不殘」的標準獄吏。

她要割斷機上的經絲

樂羊子在路上拾到了一塊金子，不禁喜形於色地跑回家去給他的妻子。預料常給貧窮所困逼的她，也必和自己一般的喜出望外。

「今天真幸運！我在路上拾到了這塊金子，你收著做家用吧！」

樂羊子把金子給他的妻子並且說：

「我不要！」他的妻子非但不拿，且不高興地說：「我曾經聽見過志士不喝盜泉水，廉者不受嗟來食——你怎麼可以貪得人家遺失的金子，致損污自己的品格？」

樂羊子給她說得感動慚愧，立即拿了這塊金子，跑出門去投在野外。更自知學行不足而負笈尋師，力求學業。

一年後，他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問他學業未成，中途回來的緣故。他便說身在他鄉，心憶故里，回家探視的。她聽了，認爲自己的丈夫太沒有進取心了，一定要設法激勵他；遂拿了一把快刀走到織機旁面，做著就要割斷未成的綢的樣子說：

「這機上的綢，從一個個蠶繭來的，聚成分寸，絲絲累積，始成丈疋。現在一刀割斷了，不是空廢以前的歲月嗎？你的求學和我的織綢一般無二，現在你半途而廢，和我割斷機上的經絲有甚麼兩樣？」

樂羊子聽了，十分感動，立即離開家中，仍去繼續他的學業，在七年中從沒有回家過一次。她在家裏勤苦操作，奉養婆婆，絕無怨言。

那一天，鄰家一隻雞，誤入她們的園裏。她的婆婆捉來殺了，想一嘗雞肉。她看見了，連飯也不吃。她的婆婆奇怪地問她爲甚麼不吃飯。她便悲歎地說：「婆婆！我很嗟歎著家境清貧，使老人家沒有肉吃，以至吃人家的雞，……」她的婆婆聽到這裏，便不待她再說下去，立刻把那雞棄去不吃。

不幸得很，有幾個強盜來打劫，並且把她的婆婆抓住了。她自問無力殺賊，又恐受辱，便拿了一把刀，仰天長歎一聲，刎頸而死。

貞烈賢婦自殺的消息，震驚一時，太守非常痛惜她。在嚴密的偵緝中，把那盜犯捉來正法，更用厚禮葬她，贈她「貞義」兩字。

鄉老口中的孝子

世間の後母常把前母所生的子女當做眼中釘，讒譖、咒罵、虐待、陷害，似乎不是這樣，便顯不出她的尊嚴。慈愛的父親只要娶了一個後妻，便會聽信讒言，任著後妻咒罵、虐待、陷害自己親生的子女，似乎不這樣便得不到她的歡心。這兩種情形，是很普通的。

唉！這真是社會上最可痛恨的惡習慣，不知道葬送了多少的可憐子女，和破壞了多少父子骨肉！不幸的王祥，便是這種情形下的被壓迫者！

晉朝的王祥，誰不知道他是二十四孝中間的一個孝子。不過他

雖然天性至孝，竭力事奉他的父親和後母，可是終不能打破上面兩種情形，真使普天下有心人，要代他放聲一哭。

假使我們向一個鄉老，問王祥的孝行，一定能夠得一個圓滿的答復。

「王祥，真是一個大孝子！可說是孝感動天！」那位鄉老定會這樣說：「我把他的故事告訴你們，你們才知他怎樣的孝順！」

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天，空中括著刺人皮膚的北風，河裏結著尺許的堅冰。王祥的後母忽然想吃大魚，王祥的厄運又到了。這時莫說捉魚，就是在冰上打一洞也辦不到！王祥沒法想，含着眼淚走到河邊向着河裏的冰發怔。

看了一會，他就解了外衣，奮力把堅冰擊碎了一些，想下水捉

魚。這時的王祥爲了孝順父母的緣故，那裏顧得到自己的寒冷？可憐！親生的母親定在地下痛哭。

王祥身旁的冰，忽地裂開了一條縫，竟躍出兩條大鯉魚，王祥十分欣喜，就捉了這兩條魚披衣回去，烹調起來，給他的後母享用。

又一次，他的後母又出了一個難題。據說她想吃炙黃雀。一定要王祥去捉些黃雀來，炙給她吃。不然就是不孝順，該受重責。

他又不是幹捉鳥營生的！赤手空拳，怎樣去捉那種能飛能跳的黃雀？王祥的心靈又在刀剛一般的慘痛。忽然一羣黃雀，從窗子裏飛了進來，自投羅網，給他捉住幾隻，於是他又可繳卷了。

這種含有神話色彩的鄉老閒談，固然不可當做信史。但是王祥

確是中國歷史上的孝子。因為他的後母朱氏常向他的父親進讒，所以他的父親也不愛他。他在家裏一天到晚執着勞役，打水、煮飯、掃地……都是他的工作；他總是絕無怨言地做去，以為這是兒子的分內事。他的父親母親又常常叫他去掃牛欄裏的牛糞，他也盡心做去的。他能這樣的不顧自身的痛苦，只求父母的歡欣，他想自己盡了子職，總有一天能使父母回心轉意。但是事與願違，後母朱氏還時時設法中傷他，園裏的一棵丹柰樹結實了。朱氏叫他去看守著。不准烏雀去啄食，或受到意外的損害。這件事看來很是容易，但是無情的風雨，有時便故意和他為難，他怎樣對付呢？只有在狂風暴雨中抱着樹痛哭罷了。

漢末大亂，他便扶着後母攜着異母弟從瑯琊——在山東——逃

到廬江——在安徽——隱居著。事母撫弟，數十年如一日，徐州刺史呂虔聞他有這樣的孝行，便請他做「別駕」。自此州內教化大行，人民歌頌。後來晉武帝卽位，又封他公爵，官至太保，這也是他的至孝動人的結果！

他一生純孝，已令人欽敬；他在臨死時還有一番遺訓，告誡他的子孫說：「……說了以後，能實地去做，是信的必要條件；過則歸己，功則歸人，是德的必要條件；發揚自己的名譽事業，以光父母，是孝的必要條件；兄弟和睦，宗族樂聚，是悌的必要條件；見了錢財不能妄取，是廉的必要條件；這五件事是做人的張本，應當力行才是。……」

孝子仁人的言行，多麼純潔啊！

他搶了毒酒想喝

「說甚麼家教！沒有家教的人家也會出好子孫的。」有人這樣說：「只要看到王祥的後母，那樣毒辣，會生王覽一般的好兒子，就可以知道了。」

「這話錯了！王覽的母親雖然毒辣，但是有王祥這樣孝友天成的哥哥，從小潛移默化，自然能養成良好的習慣。誰能說王覽不是王祥教導出來的？」有人這樣反駁著：

王覽的品性究竟怎樣？我們可以從他的幾件故事上觀察出來！

「拍！……拍！……拍！……」？這是王祥給後母朱氏毒打的聲音。

「你這不長進的東西！那一件事，肯情情願願地做。」朱氏睜著

眼睛，咬着牙齒，正在抹煞了良心，把王祥毒打。

「哇！……哇！……哇！……」哭聲起了！但這不是王祥的哭聲。王祥那裏敢哭，就是打死了也不敢哭。那末這究竟是誰的哭聲呢？這才是會舉步的王覽，看見了母親毒打哥哥，純潔的小心靈中受不了這種巨大的創痛，才哭出來的。這時王覽走上前去抱住他的母親。

王覽一哭，朱氏便丟了竹板，立即抱起了親生的兒子，加以撫慰。

「小孩子也給你嚇壞了？今天饒了你，總有一天處置你。」朱氏才憤憤地抱着王覽走進房間裏去。

王祥受了這一場鞭撻，總算得了一個救星，看得已是非常便宜的了。後來朱氏還不斷地尋別的事端鞭打他，但是王覽看見了，定

會大哭大叫的去抱住他的母親，有意無意中救了王祥。

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王覽已十多歲了。他看見母親常常虐待哥哥，他那裏知道有同母異母的分別，沒有一次不勸阻他的母親不要這樣虐待哥哥。因此朱氏的虐待也減了一些。

他們兄弟倆年紀大了，都已結婚。王覽的孝友恭恪，給王祥感應得格外誠摯。就是王覽的妻子，也覺得夫兄人格是可敬可佩。

「母親又叫哥哥去打掃牛欄了！」王覽口裏這樣說：立刻也到牛欄裏去參加那種苦工，這一來，把朱氏難倒了。因此投鼠忌器不敢再用非禮的手段去待王祥。

「母親也太不行，怎麼又叫嫂嫂出門去打柴？」王覽又在發牢騷。他是很孝的，怎肯當面去責備母親？他想只有設法去感動她，

再叫自己的妻子和嫂嫂一同去打柴。朱氏不願自己的親媳婦到外面去做苦工，又投鼠忌器的不再辱待王祥的妻子。

他們的父親死了，當然很是悲痛，盡禮安葬。王祥的孝行，無人不知，都交口稱讚。朱氏想：「人家稱他的好，就是反襯我的不好，我一定要除掉他。」

「這是一杯好酒，你喝了吧！」朱氏弄著一杯毒酒，假意殷懃地給王祥喝。王祥覺得後母破天荒的優待他，便十分感激地接受了。王覽在千鈞一髮的時候，覺得事有蹊蹺，便上前把酒杯搶在手中，想一口喝下去。王祥也明白了，就爭奪著不給他喝。

「你們爲甚麼爭奪呢！」朱氏焦急地說，一面把酒杯奪過來，並且假意失手打翻了，指着王覽說：「你這東西！你會喝甚麼酒？絕

好一杯酒打翻了！真可惜！」

自此極能敬愛哥哥的王覽，多了一重心事。凡是母親給王祥吃的東西，他總是搶着先吃過，才讓哥哥吃，朱氏深恐毒死了親生兒子，也不敢再在食物裏下毒給王祥吃了。

不久，王覽也隨着哥哥做官，升到「大中大夫」。晉武帝很欽敬他能盡悌道，還下詔褒獎他「少篤至行，服仁履義」。且尊他爲「宗正卿」。

王覽死後，有六個兒子都很有聲望，他的長孫王導，是名聞江左的救時賢相。

我是不怕疫病的

這一次大疫真可怕，在這疫病流行的區域裏，簡直人們的性命都在死神的掌握中。昨天很健全的人，今天早上死了；甚至方才很好的，現在却快要死了。多麼危險！

這次疫病發生在晉朝初年，地點是在鄆陵——河南開封——一帶。

在這疫區裏大家忙著醫病人，哭死人，愁雲慘霧，真是人間地獄。

不幸的庾袞，因為也住在這區域裏，給疫病侵入了家門。「不好了！我有些頭痛，恐怕中疫了！」他的大哥很驚恐地說着：

「你如果不舒服，靜心休養一會好了！」家裏人都很安閒地安慰病人，可是大家的心裏都不約而同的替他擔憂。

庾袞的大哥，的確傳染到疫病，大家看他一刻重一刻，頭昏、吐、瀉，不能開口了，不省人事了，早上本是一個活潑鮮跳的人，不到一天工夫已死了。友于情深的庾袞那得不柔腸寸折。

第二天的午後，庾袞在悲痛中發現了三哥又和大哥一般有了疫的症狀，病勢極為嚴重。庾袞等調護服侍，雖然周到，但沒有甚麼效果，大家眼看病人吐著，瀉著，失去知覺，又死了。

快樂的家庭，完全破裂。大家有甚麼生趣呢？不上兩天，死了兩個人，大家都圍坐在兩口靈柩旁悲切地哭着。

正在號泣的當兒，又有一個人倒了過去。庾袞睜着淚眼一看，

原來是二哥庚毗。

「啊呀！他怎麼又病了！我們還有命活嗎！」他的母親一面哭死的，一面又替未死的流淚。

「不是的！他是悲哀過度，因此一時暈蹶的！」庚袞立刻奔過去扶持病人去安臥，看他的症狀，似乎和緩些，便這樣安慰他的父母。

「或許不是疫病，但是疫病怎見得不乘機而入？」他的父親憂慮著：庚袞的伯父走來說：「我們的性命很危險，唯一方法，只有遠避！」

「疫病盛極了！也真慘極了！」庚袞的叔父又走來說：「王老伯家大小九口，到昨天已死完了！前村某姓家裏，只有寡母獨子，兩

個人都都死了。現在還沒有人去料理後事！」

「大家都到遠處去暫避吧！坐在家裏是無法避免的」庾袞的伯叔都這樣說：

「走是當然上策，但是病人怎樣呢？」庾袞的母親說：「難道丟他在家裏不成？」

「還管得了許多嗎？誰能陪他同死呢！」衆人齊聲說著：——除了庾袞和母親。

議定了！大家都要動身。只有庾袞不肯走。許多人都來勸他。「我決不走！我是不怕疫病的！」他堅強地說着，心裏牢嵌着一個正在病中的二哥。眼看着父母、伯叔、兄弟等一家人都走避了，他心中絕不搖動。

他在家裏，形影不離地在二哥病榻邊走動，侍奉湯藥，夜以繼日，盡心看護。有時又撫着兩個亡兄的靈柩吞聲鳴咽。他這時已不知有己，只知痛着已死的兩兄，愛着一個未死的毗。

這樣的過了一百多天，疫勢也已減退了。庾衰的父兄們也隨着衆人回來。

他們一進門看見庾衰尙健在，不覺驚喜起來。又見庾毗也從牀上坐了起來，更是喜出望外。竟和他們理想中的慘狀完全相反。

「真奇怪！」村上的老年人聽了庾衰的事都說：「他能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經過了這次大疫，才顯出庾衰的友愛精神！」

從此，道路傳聞，大家都知道一個能盡悌道冒疫事兄的庾衰。

你的牛給他射死了

一個醉漢從路的那一頭來。你看他！面孔紅得像廟裏的關公一般，兩隻腳在那路上像寫字般的東斜西斜地走著，眼光還東張西望的看著，不知究竟在看甚麼東西。

「牛相公來了！我到你家來避他一避」。一個路人看見迎面那個醉漢走來，便避入一個相識人家，並且這樣說著。

「那隻蠻牛，今天又喝足了酒嗎？」主人這樣回答著：

那個醉漢一步步走近了，累得他們倆氣也不敢透一透，等醉漢走了過去，他們才噓了一口氣，話箱也就開始了。

「牛相公真是一隻牛！喝酒，鬧事，成甚麼體統！」那個路人

說：

「這也是一件怪事！怎麼他的哥哥那樣溫文明禮，他却這般貪酒逞兇！」主人說：

「他的哥哥牛宏真是一位寬厚長者，品性很好，學問又博，那一個不稱讚他？也許是祖宗沒有積德，才有這樣完全相反的弟弟。」那個路人接着說：

「今天牛弼又要發牛性了！不知道那一個遭殃？」主人歎了一口氣。

「.....」

「.....」

他倆說了幾句沒關緊要的話，便各自分離。那個喝醉了酒的牛

彌，也一路回家去。

「你要想欺侮我嗎？」牛彌看見一隻牛在路邊吃草，阻住去路，他便怒容滿面地說：「我今天要給些手段你看！」

他拾起石子一擲，牛受着痛縮到旁邊。他便大搖大擺走過去，走進家門，從牆上取下弓箭，仍舊出來，向那隻牛射上兩箭。

那牛給他射死了。他才平了一半氣，蹣跚歸去。人家也來看熱鬧了。

「不好了！牛彌今天把他哥哥的牛射死了！」有人這樣驚呼著：「牛死了！怎麼辦？我們送這牛到他哥哥家去吧！」許多人說著便把牛抬到牛宏家去。

「這還了得！還有甚麼哥哥在眼裏？」牛宏的妻子看見了許多人

把一隻死牛抬進家裏來，便當着衆人說：「一隻絕好的牛，又快又有力，突然給他射死，總是他哥哥放縱慣的，現在車子也沒有牛拉了！該死！該死！」

鬧了一會，說了不少廢話，衆人便走了。大家覺得牛宏那樣忠厚和善，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這般的不近人情。

牛宏歸來，態度很從容和藹。他的妻子便劈口向他說：「你拉車的牛給你弟弟射死了！」

牛宏聽到了，只當沒有這件事，一些不驚異，也不問射牛的情形，慢慢地向他的妻子說：「飯煮好嗎？預備吃飯吧！」

「好好的牛，突然給他射死，不知他甚麼意思？」牛宏坐定了，他的妻子又憤憤地向他說：

「我知道了！不要說他吧！」牛宏顏色自若，說着便拿出書來讀。

有人要這樣問：「牛宏是甚麼人？寬和到這地步？」

他真是個秉性寬厚，博聞好學的人，他在隋朝做「吏部尙書」。他雖做着顯要大官，但是衣服和用具都很節儉，這可說是他的特性。

他不但對於自己的弟弟，這樣的友愛，對待任何人都是這樣。不過他是寬而有識的，並不是一味寬縱。他在吏部時用人必先德行而後文學，因此所用的人都能稱職。這也可見得他寬和得很有分寸。

他更有一個好習慣，就是在職務冗雜的時候，不忘讀書，只要

得空，便翻開書來誦讀。他那從容不迫的態度，也許是從讀書中得來的。因為他能少說話，多做事，待人以禮，治下以仁，所以他雖在亂世中過活，却一生未受罪戾。他的友愛兄弟，不信讒言，種種美德，可做我們處世的模範。

十二年後纔知她是個女郎

一紙軍書，觸動了織機中孝女木蘭的愁思，不由得放下梭子，頻頻歎息。她有一件重大的心事，一時不能解決。

她想，國家又要用兵，老年的父親又得被徵調去充軍役，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啊！但是自己只有年幼的弟弟，沒有長兄可以替代父親，深恨自己是個女子，不能親自出馬代父從軍。

她想來想去，委實解決不下，最後她竟咬著牙關，把手裏的梭子用力地向地上一擲，站了起來，決意女扮男裝，代父征戰。

她真堅決！真孝順！真勇敢！絕不猶豫地置辦了駿馬，鞍韉，轡頭，鞭子，以及甲冑軍器，打扮成一個少年武士模樣，辭別了父

母姊弟們投軍北征，一路渡黃河，登燕山，備嘗軍旅的苦況和北地的寒冷，可是她並不灰心退縮。

她在那冰天雪地，戎馬關山裏和胡兵轉輾鬪爭，秉著純孝的天性，發揮着超人的勇氣，大小百餘戰，征戍十二年，殺得北胡兵馬，不敢南犯。這才奉令收軍，整隊南歸。國王因為她功勳不小，十分嘉獎，賞賜極多，並且要封她官爵。她表示不受，但求國王用日行千里的明駝，送她回家去探望父母，國王見她這般功成不伐，孝思深切，便如她的願，派人送她回家。

征戍十二年的孝女木蘭到家了。使她的父母姊弟欣喜欲狂，這時她也覺得生還故鄉，志願已達，很是快慰。脫下戰袍，換了舊時的服裝，再出門去謝那些同行的伙伴。那些相處十多年的伙伴，方

纔知道她是個女子，不禁相顧失色。

她的家世是一個疑問，獨異志上說她姓花，是河南商邱縣人。程大昌的繁露上說她是隋唐時候的啓明可汗國人。隋唐前何承天的姓苑上，又說她是任城——山東省濟寧縣——人。我們似乎不能確定她的家世。不過我們可以斷定她是一個古代貞孝智勇的奇女子。我們不必深究她的家世，只效法她的孝心和勇氣吧！

孝親敬長是柳氏的家庭教育

「柳氏的家法真好！一門孝敬，無人能及！」

「是呀！沒有柳公綽治家嚴肅，那裏會有柳仲郢般的賢子孫？」

「……………」

這些街談巷議，都是晚唐時候的人士，看了柳氏長幼有別，整齊嚴敬的樣子，才不期然而然的加以讚歎的。說起他們的家庭，真像朝廷一般無二。全家大小都能確守禮法，各盡其道，下面便是他們家庭的剪影。

柳家中門之內，有一個很整潔的小書齋。柳公綽每天總是一早就起身，梳洗完畢，走進這個小書齋，很端正地坐在那裏。這時

郢等一班子姪輩也都很恭敬地站在中門外等候。一看見他進了小書齋，便一個個挨次入內向他請安。不論處理家事，接見賓客，或者和弟弟公權等聚餐，自早到晚，不離開這小書齋的。

到了晚上，小書齋中點了燈火。他便要考查子姪們的課業。他督促着他們把經書史書讀了一會，便開始講學。對於居官方面，凡是承上接下的禮節，仁民愛物的行政，整飭役吏的紀綱，改革民間的惡習，以及清廉自持的操守，種種居官的要道，都不厭精詳地講著。對於治家方面，凡是孝親，敬長，重骨肉，睦宗族，和鄰里，以及節儉勤勞等家常良規，也都剴切地指示著。有時也講講發揮正義的文章，或陶寫性情的音律。總之隨時隨地，都是教導子姪們怎樣做人，怎樣立身的大道理。一定要到更深人靜，才命子姪們各退

安宿，自己也入內就寢。

他這樣以身作則，諄諄地訓導子姪們二十年，除非有其他正務急需辦理，沒有一天不是這樣的。遇到年歲荒歉，人民鬧著飢寒的時候，一定命子姪們蔬食。並且告誡子姪們說：「以前我們兄弟倆養父親的當兒，父親正在做丹州——在河南浙川縣——刺史，因為我們的學業未成，所以不許我們食肉的。這件事，我是至今不敢忘記，你們也該明白這個道理才是！」

柳仲郢兄弟們受到這種家庭教育，習與性成，所以品性優良，才識宏遠，不是他人所能企及的。尤其是柳仲郢，更能確守父訓。有一個時期，公綽正在外藩鎮守，握着重兵，當然是一個很貴顯的時期，仲郢的地位當然也很高貴了。可是仲郢每逢去問候父親的時

候，總是行裝簡單，絕不張揚，所過郡縣，毫沒有人知道。到了營門口，一定先下馬步行入內，看見父親手下的官佐，必定很鄭重地向他們致敬，絕對沒有驕縱的習氣，和譁浪笑傲的行動。因此人家都稱他不但孝親，還能尊敬到父親的僚屬。

他孝敬父親既是這樣，他還能同樣的尊敬叔父——公權——他事奉叔父，簡直和事奉父親一般；除了生病之外，叩見叔父時，衣冠端正，叔父有話對他說，他總是奉命惟謹，不稍違拗，有時叔父因公事稍忙，晚上回來得遲，他決不敢先寢，常站在門口等候。只要一聽見叔父的馬鈴聲音，他便趨步上前，扶着叔父下馬，隨著進門，旁人常說他過於拘禮，他却始終不變。

後來仲郢做到「京兆鹽鐵使」，每逢因公出外，在街上遇到叔

父，一定立即下馬，正立拱手，表示敬禮，必須等到叔父過了，才上馬而行。

「仲郢！你待我真好極了！」公權常對仲郢說：「你現在的官階也不小了！以後不要這樣，不妨變通一些。」

「叔父！請不要介意！因為這是姪兒應盡的禮貌！」仲郢常常這樣回答叔父，並且依舊候門，下馬，貫徹他尊敬叔父的主張。

地上的雪有尺多深了

寒氣凜冽，凍雲凝聚的時候，多麼使人掃興！無怪道學高深的伊川先生——宋朝的程頤——在講學之餘，不免起了倦意。

這時有兩個學生，很恭敬地在他的兩旁侍立著，眼看著老師瞑目端坐，也都垂手直立，腦子裏只把方才聽講的至理名言，反覆思維，嘴裏不言不語，差不多只有呼吸的氣息互相酬答。

伊川先生伏案假寐，他們毫不改變恭敬的態度，並不因為老師已睡，而去就坐，更不肯把腳步稍稍移動。似乎不是這樣不足以表示尊師的敬禮。

柳絮般的雪花從天空飄下來，後來，竟有一片兩片的白雪隨著

砭人肌骨的冷風飛進他們站立的書齋裏。他們身上也有些戰慄了。但是仍舊保持著他們的儀容，僅僅把眼光轉向門外看望。只見鵝毛般的雪越下越大，起初地上只薄薄地鋪了一層。接著地上的雪越積越厚。使他們的心中起了不能步行回家的感觸，然而臉上絕無倦容和愁色。

伊川先生一覺醒來，看見下雪，不由得隨口問道：「天下雪了嗎？」

「是的！老師！已下了好久了。」他們兩人恭敬地回答著：

「地上的雪，已有尺多深了！」伊川先生站起來，看看門外說：

「怎麼你們還不去？」

「因為先生睡熟了，我們不敢驚動，怎可不辭而行？」他們這樣

回答。

「你們真多禮了！現在還好走回去嗎？」伊川先生問：

「可以的！」他們兩人齊聲答應着：這纔向老師鄭重告辭，出門冒着大雪回去。

他們兩人是誰？一個是建陽——福建省建陽縣——的游酢，一個是將樂——福建省將樂縣——的楊時。都是十分恭敬，嚴守禮法的學者，他們尊敬老師的程度，可說是到了極點，並且歷久彌敬，在程門立雪時，都已四十多歲了。

和青天白日一般

朱元璋不是一個孤苦的平民嗎？怎會造成大明朝一統的江山，達到帝王的地位？他有英武蓋世的氣概，尤其是具着知人的巨眼，和至誠的赤心，無怪賢豪輻湊，將士用命，得以滅陳友諒，執張士誠，南面稱帝呢。

當朱元璋正在東征西勦，中原未知誰屬的時候，有一個雄據一方的方國珍，見他恢廓大度，確有征服全國的可能；便派人來接洽投誠，自願把所有的三郡獻給他，把自己的兒子寄押在他的手裏，然後領著手下的兵卒到前方去效力。朱元璋當然十分歡迎，並且，想把方國珍的兒子立即放還。

「不能這樣辦！方國珍初降，未識他的真心，難保他不中途叛變！」一個謀士說：

「不錯！我們爲慎重計，不可輕放他的兒子！」左右的人都這樣說：

「不是這樣講的！」元璋誠摯地堅決地向衆人說：「他既誠信來歸。我便該竭誠相待，和青天白日一般，大公無私；怎可存著一些懷疑的心思，再扣留他的兒子？你們不必過慮！」

他說著，就贈許多東西給來使和方國珍的兒子，叫他們歡歡喜喜地回去，因此沒有一個人不佩服朱元璋能推心置腹，以至誠待人。

有一次，他和元兵大戰，把元將兆先手下的兵士三萬六千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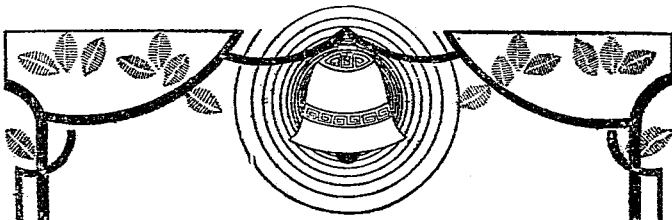
逼得都投降了，他便叫他們到自己營裏去。他們一時摸不著頭腦，不知有無性命的危險。

天夜了，他們看見明兵並無惡意，才稍稍放心，後來有人看見朱元璋竟毫無戒備地，在營帳中解衣鼾寢，他們也就更安心了。

這初降的三萬六千人的心，都被他精誠所感動，大家都願效死，變成了他的勁旅。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新生活故事集

第一冊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著者 施揆文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上海南京路
福州路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228—1)

